



文化工作社

文學叢書

【第一輯】

13

不連續的故事

方紀著

一九五〇年六月印行



文化工作文藝叢書

不連續的事故

著者 方紀

發行者 章秋琛

發行所 文化工作社

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

分銷處 聯營書店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一九五〇年六月出版

著者對校2000—001印數【54稱號編

目次

開頭·····	一
一個人怎樣會變得聰明起來·····	九
仇恨和解了·····	二九
懶人不是生就的·····	五三
「人心是塊壞肉」嗎·····	七五
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罷·····	九五
附記·····	一一九
附記的附記·····	一二〇

今年春天，我爲了一樁必需的事情回冀中去。

在行程的第四天，天黑以前，渡過了漳沱河。這裏離開目的地還只有四十里，但颳了一天的東北風，這時却突然加緊起來。河上捲起層層的烏雲，濃重的低低的壓在河面上。風呼嘯着，掃過赤裸的原野，一陣陣從背後吹來，全身都凍透了。

車夫老張，雙手搖動着繫了紅纓的長長的鞭杆，鞭稍在灰色的天空中擺動，像一條黑色的蛇飛舞着，連連發出清脆的聲響，震蕩着寒冷的空氣。四匹馬拉的膠輪大車，沿着冰凍的道路飛馳。天漸漸黑下來，風也愈緊愈大；烏雲更沉重的壓向地面，籠蓋了蒼茫的田野、道路、和村莊。使平原上早春的黃昏，立即轉爲黑夜。雪開始下了。先是小朵小朵的雪花，柳絮般的輕輕飄揚着；然後越下越大，一陣緊似一陣。風絞着雪，團圓片片，紛紛揚揚，傾刻間天地一色，風雪迷漫了整個原野。

馬跑了一陣，又慢下來，噴着白氣，踏踏踏的走着。寬大的膠皮輪，軋在雪地上，發出沙沙的令人發抖的寒冷的叫聲。車環互相撞擊着，單調而有規律的叮咚響起來，形成一種令人疲倦的合奏。我拉下帽子，裹緊了大衣，催着老張趕快些。但看來無論如何也趕不到目的地了；而且老張又心疼馬跑得太厲害了會受病，只好耐着風雪的襲擊，由它不緊不慢的走去。

前面不遠的地方，從白色的地面上出現了一個黑點；而且越來越大，漸漸能看出是一個村莊了。老張高興起來，突然拉開嗓子吆喝了一聲，又雙手搖起鞭杆；鞭稍在空中呼嘯着，清脆的落在馬背上。先頭的那匹栗色小馬吃了一驚，頭一昂，用力地向前跑去，其他三匹馬也跟着跑起來。車環更響了，車輪沙沙地把昏暗的曠野拋在後面。車駛進了一個不大的村莊，在十字街心停下來。

當我從大衣里伸出脖子，抬起頭來看的時候，不由得驚喜地叫起來了——

「影林！」我喊了一聲，環顧着周圍熟悉的街道房屋，和蓋滿了厚厚雪層的樹

木。鮮明的回憶在我眼前活躍起來，心里充滿了激越的想像。……立刻叫老張把車趕到村東最後一條過道里的黑大門前站住。

我在這村子里作過半年土地改革工作，離開這里也才只半年多。但我時時刻刻都在想念着這裏的人們，特別是支村部書記何永同志，那個老實而又精細的農民。

我已決心在這裏住下來。雖然離目的地已不到二十里，但爲了看一看我久已渴念着的人們，特別是在我離開以後，人們分得了土地，生活變得怎樣了呢？

我從車上跳下來，推開門，一直跑進何永的家裏。在院子里先喊了一聲「何永同志，我來了。」

燈光一閃，房門打開來，從屋裏出來一個女人，站在台階上問道：

「誰呀？他不在家，出去開會還沒有回來……」

「我呀，老方，」沒有等她說完，我便朝屋裏走去。「是我，大嫂，你聽不出來了麼？」

「哦，真是稀客，老方同志！」她出乎意外地高興喊叫起來，看着我急切的說

道：「可想不到你又來了！這麼大的雪，冷吧？從哪里來呢？你不是調到天津去了麼？人們說：老方一到大地方，準把咱們這小村里的人們忘了！想不到你又來了……快屋里暖暖罷，這個天……」

她一迭連聲的說着，把我迎進屋里去。我摘下帽子，脫掉大衣，抖落身上的雪，便喊老張卸車，喂牲口，準備住下。

「上炕罷，上炕暖和暖和。到了這，不像到了家一樣！」

她繼續說着，遞過一大碗開水來。同時叫她們的兒子小進，「到農會里去找你爹，就說老方來了。」

我喝着開水，立刻覺得身上暖了許多；一面細細打量着屋里的情形。半年不來，屋里可是比以前乾淨多了。新糊的頂棚和牆壁閃着白光，使屋子裏顯得很有生氣。但傢俱擺設，一件也沒有增加；只是立櫃、座櫃、迎門桌，都擦得挺乾淨。我問她爲什麼沒有分點浮財？她說：

「過莊稼日子，傢俱夠使就算了，幹麼那麼講究？」

這時，何永回來了，還是老那麼笑瞇瞇的。一進門，搓着手，跺掉腳上的雪，笑瞇瞇的朝向我：

「真想不到，」他熱情的說，「你又會來到影林！」

何永同志是影林村的老支部書記。從一九四二年擔任支書起，便領導全村人民堅持鬭爭，度過了「五一」掃蕩和大荒年。後來又領導人民鬧減租減息，土改複查。無論在同民族敵人或階級敵人鬭爭中，一貫表現忠實堅定。加以他爲人忠厚，細心謹慎；除了做事慢是個缺點外，不管在什麼情況下，他總是不慌不忙，心裏有數，一步一個腳印地朝前走去。因此他在影林村的羣衆威信很高。雖然土地平分開始時，因爲工作組缺乏調查研究，在初步整黨時也使他受了一些委曲，但他從沒有一句怨言，確是一個經得住考驗的好同志。

他站在我面前熱情的笑着，像個瀟灑的大姑娘。笑得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來，眼睛里發出天真的光輝。

「你是不知道，」他繼續說。「村里人們多麼想你……」

「我還想你們哩！」我知道他要說什麼，便立刻打斷他的話。「頭年秋收不壞，人們都有了地，日子過的不錯罷？這下平津一解放，大家可淨該安心過日子。」我也被感染得快樂起來，互相談着別後的情形。這時，他媳婦擺上飯來：酸白菜燉花生米，黍面餅捲大葱，沾着本地特產的甜面醬，小米稀飯加紅豆，香噴噴的擺滿了一桌子。一聞到這熟悉的親切的菜飯，我的胃口不由得收縮起來，這才感到原來早已餓了。

吃着飯，他叫我談談天津的情形。我告訴他，那里的工廠有多麼大，煙囪有多麼高，織布機一開起來，一袋煙工夫織的布，全影林村的老百姓二輩子也穿不清。他笑蹙蹙的聽着，似信不信。想了一會便道：

「可是，這一來，俺們村里老太太們卻都失了業。紡出線來沒人要，粗布也快不時興了。」

聽他那口氣，倒像對於解放大城市有什麼不滿似的，我剛要解釋，他又接着說下去：

「不過，這也難怪，彼一時此一時，村里人們都打算辦合作社，到天津辦貨去。剛才村支部開會，就是商量這件事。」

他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說着，又低下頭，像在考慮什麼重大問題。想了一會兒又加上說：

「眼下不比先前了，人們都有了地，打了糧食，日子過得富裕了。」

「都滿意呢？」

「當然。日子過得一舒心，什麼新鮮事全出來了。」

「什麼？新鮮事？」我被他逗引得忘記了疲勞，高興的說道：「好，那你就說說你們村里的新聞吧。」

他望望我，笑了笑，靜靜的說：

「新聞倒沒有，不過有幾個人的變化，大概是連你也想不到的。」

第一篇 一個人怎樣會變得聰明起來

「你還記得郭東成罷？」何永開始說。

隨着他的話，立刻從我的記憶里浮現出一張紫色的臉，冬瓜腦袋，腦袋上的頭髮總是長長的，密密叢叢的擠在那個低低的窄窄的腦門上。臉上的皺紋堆起來，像耕過了的田壟，一條條的橫直起伏着。眯眯起眼睛，張開寬大的嘴巴在笑。他是本村地主趙福堂家的老僱工。據人們說：他不是本地人。不知道在多少年前，他獨自一個人，用一張鏟挑一捲破行李，來到影林村，然後，人們就看見他在趙家做活了。

不多時候，全村人就都知道了他，對他的大力氣表示驚異。這是人們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裏發現的。一天早晨，人們到村北井上去挑水，看見郭東成也在那裏飲牲口。他一個人牽了四匹牲口，一匹馬和三匹驢子。那都是全村最出色的好牲口。尤其是那匹棗紅色的小牝馬，性子劣，脾氣燥，差不多的把式都使喚不了。這

時，人們看到他把兩隻水桶擺到井台上，四匹牲口爲飲水爭起來。先是一匹青驃子，在小馬的肚子上踢了一腳；小馬立刻暴躁起來，後腿用力一蹬，前腿便直立起來，向着青驃子的頭上撲去。那知青驃子卻一閃，小馬撲了個空，便一直向着那個圓圓的黑洞洞的井口里跌進去。人們都吃了一驚。但看郭東成，卻並不着急，只從胸膛里發出了一聲巨雷般的沉重的吼聲——咳！同時雙手一帶，那馬便一翻身跌倒在井台上。一桶水，被小馬撞倒了，轆轤轆轤的向井里滾去。他用腿一攔，沒有攔住；便又順勢向前一撲，牙齒咬住了水桶上的鐵樑，帶着半桶水，叨起來轉了一個圈，然後把水桶放到一邊去。

從此，人們便都對他另眼看待了。都說趙老財好運氣，從那裏轉來這麼一個人，可以當條牛使喚！

至於郭東成自己，當然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的。有人問到他的時候，他也只是低着頭，用從胸膛里發出來的低沉的聲音自言自語般說：

「莊稼人，還不就是靠力氣吃飯！」

但是這一來，全影林村的人都對他發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尊敬。不過不久，這尊敬里又摻進了一些嘲笑的成份。因為人們發現他除了力氣大以外，再沒有別的能耐。甚至越看，越覺得他呆頭呆腦的，簡直像個傻瓜。整年的低着頭，彎着脊背，像牛一樣的給老財幹活。一年里面，不准聽見他說一句話。只在不得已的時候——譬如在地里，他要抽煙了，沒有火鏈，便湊到隣人跟前，彎下腰，低聲說道：「借光，對個火。」再有，就是人們故意逗他的時候，譬如他挑了水從十字街里走過，人們攔住他說：「東成，來一手！」他便不言不語的放下担子，用牙齒咬住滿滿一桶水轉三遭。然後放下水桶，害羞似的搓着手說：「見笑，見笑。」

這樣，他一直在趙家待了約有二十年，其間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。每天鷄叫二遍起身，出棚、墊圈、挑水、飲牲口，到太陽出來的時候，他已耕完了三遭地。一年到頭，只有在大年初一，人們才會看到他蹲十字街里，安安詳詳的抽袋煙。然後又站起來，回到他那間黑暗、潮濕、用一領草簾子擋着風雪的，地主叫做「牲口棚」的小屋子里，低着頭，彎着腰，一聲不響的補棉褲。

抗戰開始不久，這裡便成了解放區，建立了人民政權。雖然「五一」掃蕩以後變過質，但村里工作一直沒有斷。游擊隊時常來去，還是可靠的根據地之一。并且實行過合理負擔，農業統一累進稅，成立了農會、工會、闢減租增資。村里不少窮人慢慢收回過去當出的土地，或者種些地主推出來的「認差地」，日子比較好過起來。可是郭東成，生活像磨道里的驢一樣，總是轉着圈子，一年一年，看不出任何變化。只是越來越瘦，臉上的皺紋也越來越深，同時腰也彎下去了……這樣，一直到平分土地開始。

我在這村里做平分工作的時候，曾訪問過他一次。因為人們都說他是老實受苦人，但同時又說他是地主的「忠實走狗」。那理由，便是趙福堂對他的剝削和壓迫，連別人都看不過去了，而他卻從來沒有反抗過。

我第一次去訪問他的時候，便是在他那間黑暗、潮濕、用草簾擋着風雪的「牲口棚」里。這時平分工作剛開始，地主還沒有扣起來，趙福堂仍住在他那有着「虎頭下架」廊簷的大高北屋里。我清楚的記得，我剛走進去時候郭東成那一剎那的表

情。不論到什麼時候，我只要一閉眼睛就會想起來；大概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。

他正在補棉褲，如同人們所說的。聽見草簾一響，他遲鈍的抬起頭來。當他的眼睛突然從我身上掠過的時候，我看見，他竟像女人見了蛇一樣，立刻全身一抖，手里的破布和針線一齊掉在地上。而且接着，他抖索着，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，眼睛里發出一種恐怖、猶疑、不知如何是好的驚慌的光來。然後慢慢的，用胸膛里發出來的低沉的聲音叫道：

「同志，請，請坐。這里，髒，髒得很！」

說完便低了頭，彎着腰，站在那里，彷彿在準備承受任何就要臨到頭上來的懲罰。

我拉他坐下，開始同他親切的談話。問他是那裏人，在這里扛活多久，一年掙幾石米，東家待他怎樣，願不願意分點地自己種，等等。但他一聲不響，像木頭一樣，呆呆的低着頭，彎着腰，看着地下。用半個屁股靠在炕沿上，像是坐下來就會犯罪似的。等了半天，他像根本沒有聽見我的話，許久許久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這時，我倒窘得難堪起來，不由得頭上直冒汗。老實說，自己接近農民沒有經驗，生

怕話說錯了，惹他不高興。又這樣地過了一會，他不說話，我也無話可說，便只得慢慢的站起來，不安的看著他道：

「你想想吧，咱們以後再談。」

當我走出來的時候，我才聽到背後一種低沉的，而且似乎帶着顫抖的聲音慢慢說道：

「同志，你不再坐，一會兒！」

這次訪問是完全失敗了。這失敗使我十分苦惱，而且有點相信了人們關於他的評論。那就是，如果他不是地主的「忠實走狗」，至少也是一個落後份子。從此，便也漸漸的將他忘記。

不久，貧農團成立起來，平分工作深入開展，事情一忙，便再也顧不上郭東成了。只在一次貧農團小組長彙報的時候，有誰提到他，要介紹他參加貧農團，他不肯；問他為什麼，不作聲。追急了，使用他那從胸膛里發出來的低沉的聲音說道：